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从编

赵宗福·主编
蒲生华·副主编



田野调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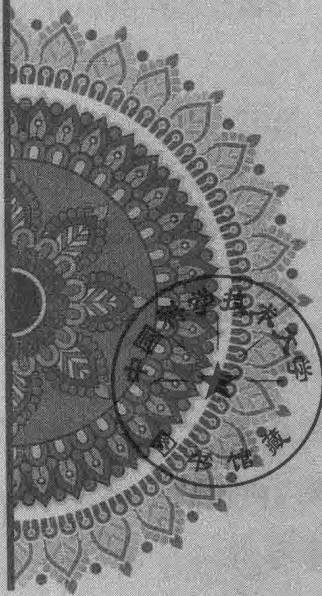
TIANYE DIAOCHA YANJIU

李玉英·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从编

赵永福·主编
蒲仕华·副主编



田野调查研究

TIANYE DIAOCHA YANJIU

李玉英·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野调查研究 / 李玉英编.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1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 / 赵宗福主编)

ISBN 978-7-225-05228-1

I. ①田… II. ①李… III. ①风俗习惯—研究—青海
IV. ①K892.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9100 号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

赵宗福 主编

田野调查研究

李玉英 编

出版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0971)6143426(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6137731

印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50 千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225 - 05228 - 1

定价 299.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编委会

主任：赵宗福

副主任：马成俊 米海萍 文忠祥 唐仲山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文慧	马成俊	马建华	马岩芳
马都尔吉	文忠祥	刘大伟	邢海珍
米海萍	李卫青	李玉英	李言统
赵宗福	胡芳	贺喜焱	耿英春
唐仲山	鄂崇荣	蒲生华	霍福

前 言

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长河中最宏大的巨流，也是民族文化中最坚实的根基。中国的民俗文化由于地域之广袤，民族之众多，地域民族特色多元多姿。青海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其地域特色十分鲜明，是建设青海文化名省的重要传统资源。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青海的民俗文化是青海乃至国家的重要文化资源，是青海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发展文化产业离不开民俗文化，‘非遗’保护离不开民俗文化，建设文化名省离不开民俗文化，建设新青海也离不开民俗文化。”（《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总序）因此，编辑出版一批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和前沿学术思想的民俗化学书籍已是势在必行。于是，我们策划编选了这套《青海民俗文化论萃丛编》。

作为地域性文化的青海民俗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魅

力，深入调查研究各类民俗事象，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学术价值。几十年来，青海的民俗学者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睿智的思想创作了大量涉及青海民俗方方面面的优秀论文，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不少学者在民俗文化中孜孜探索多年，个别的甚至数十年初心不改，其研究视野不仅涉及民俗学的各个领域，而且结出了丰硕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大多零星散见于国内外各种学术期刊。尤其是以往青海的民俗研究者人数少，而且零散，没有形成学术气候，远远落后于全国，更谈不上国际对话，以至于屡屡被其他专业的人所忽略甚至被歧视。直到2012年5月青海省民俗学会正式成立后，才打破了以往零散无依的民俗研究态势，学会汇集了全省最优秀的民俗学人才，形成了学历层次高、学术积淀厚的民俗研究队伍。当然，成立民俗学会的初衷就是意在集各自研究之所长，凝聚成多元相映的学术合力，建设一支精良的学术共同体，条件具备时集中展示团队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经过四年发展，青海省民俗学会取得了许许多多令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如申报获批青海省唯一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批承担各类国家基金项目20多项、承办10余次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包括出版发表了一大批以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为个性的论著。因此在2014年被评选为AAA级社会组织，2015年度获青海省优秀学会，2016年还被推荐为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这套十卷本近300万字的“论萃丛编”就应运而生了，实现了我们的部分共同心愿。

在社会转型时期，那些影响着广大民众的社会传统意识、文化积淀和生活习俗，将成为权力和政令之外的一种潜在力量，他将影响到转型社会的变革质量和发展速度。正是在此意义上，民俗文化

学作为一种专门研究大众行为模式、文化心理、社会习俗及其当下状态等方面问题的学科，将会发挥其重要的社会价值。这套丛书也试图集中体现青海高原传统民俗文化的特殊魅力和深邃内涵，并且期望在民俗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一些现实意义。同时也期望为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积累资料，拓展思路，从而更加形成聚力，戮力向前，更好地推进民俗文化研究的学术事业。

本丛书第一批共 10 册，内容以民俗化学为主题，主要涉及理论与应用民俗、物质民俗、岁时民俗、礼仪民俗、信仰民俗、口承民俗、艺术民俗、西王母文化、河湟“花儿”和田野民俗等多个领域，主要收集学会成员研究成果中的精品。丛书由本人策划并组织编委会协商审定，具体编务委托蒲生华教授负责。同时为了给年轻学者提供锻炼平台，我们组织教授专家具体指导十位年轻学者分别负责各分册的编写工作，如马岩芳编《物质民俗研究》、耿英春编《礼仪民俗研究》、贺喜焱编《岁时民俗研究》、马文慧编《信仰民俗研究》、胡芳编《口承民俗研究》、邢海珍编《艺术民俗研究》、李玉英编《田野调查研究》、马建华编《河湟“花儿”研究》、刘大伟编《昆仑神话研究》、李卫青编《理论与应用民俗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顺遂心愿。可谓是集学术团体之力，成学术共同体之绩。

丛书选文的遴选，主要遵循如下原则：1.作者必须是青海民俗学会会员；2.文章必须是在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过的优秀论文；3.研究对象必须是属于民俗化学范畴；4.研究对象以青海民俗文化为主，同时兼顾国内外；5.以质取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学理性强；6.尽量照顾到各类民俗事象。由于每一分册容量小、专题性强

等原因，还有不少反映青海民俗文化的优秀论文未能收入丛书，在此深表歉意。

本丛书是中国民俗学会西王母文化研究基地和青海省民俗学会共同合作完成的，研究基地提供了鼎力支持，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涛先生等给予了关心指导。青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戴发旺先生以及各分册的责编和主编，还有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的蒲生华教授，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让我十分感动，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赵宗福

2016年9月10日

责任编辑：戴发望 梁建强
封面设计：闫冬雨

目 录

前言 (赵宗福) /1

地方文化系统中的王母娘娘信仰

——甘肃省泾川王母宫庙会及王母娘娘信仰调查研究 (赵宗福) /1

泰山王母池蟠桃会庙会调查记 (赵宗福) /21

守望远逝的精神家园

——对黄河上游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报告

(马成俊 鄂崇荣 毕艳君) /41

对汉藏边界汉族民间信仰中神祇和仪式的田野调查

——以乐都县中坝藏族乡为例 (鄂崇荣) /71

关于土族习惯法及其变迁的调查与分析

——以互助县大庄村为例 (鄂崇荣) /82

青海“於菟”巫风调查报告 (唐仲山) /94

青海图巴营村的“交雨粮”仪式调查报告 (霍 福) /111

大通县长宁镇新寨村社火调查报告 (陈 荣) /129

民和县中川乡胡李家村土族春节习俗调查报告 (胡 芳) /154

二郎神信仰在安多藏区传播历史的考察 (李臣玲 贾 伟) /183

青海农区藏人婚俗文化变迁调查

——以贵德县咋那等四个藏族村落为例 (张海云 冯学红) /198

青海民和土族“纳顿”节的田野调查 (贺喜焱) /210

青海省互助县唐日台村龙王信仰调查报告 (刘大伟) /224

青海民和妇女念唱嘛呢经的调查研究 (商文娇) /241

西宁市汉族春节习俗调查报告 (张 筠) /253

循化县道帙乡藏族春节习俗调查报告 (旦正加) /286

海西蒙古族春节习俗调查报告 (跃 进) /317

地方文化系统中的王母娘娘信仰

——甘肃省泾川王母官庙会及王母娘娘信仰

调查研究

赵宗福

一、引言

王母娘娘信仰是中国传承久远、播布广泛的民俗事象。早在《山海经》《庄子》《穆天子传》等古籍中对“西王母”就有较多的记载，而《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魏晋小说的铺张描写，使西王母的故事日益完美，信仰日益普及，加之道教的整理和文人诗歌、小说、戏曲的不断渲染，王母娘娘终于从一方大神而成为普天下登峰造极的最高女神。自郭璞注《山海经》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很多学者对之进行了生成与演化历史的研究，成果累累。但是，这些成果仅仅局限于魏晋以前的神话和神仙信仰研究。据笔者掌握的以“西王母”或“瑶池金母”“王母娘娘”题名

的文章看，除郑志明、郑正浩等人对台湾慈惠堂瑶池金母信仰有所研究外，对中国大陆现存的丰富多彩又活生生的王母娘娘信仰几乎无人涉足，即使有些涉及某地王母信仰事象的文章，也都是从历史渊源着眼，比较忽略王母娘娘信仰的活态民俗文化。因之各种书面文本上几乎看不到有关现当代王母娘娘信仰的民俗志记录。那么，西王母神话和信仰是如何演化为民间王母娘娘信仰的？现当代王母娘娘信仰的状况又何？这一信仰与民众的生活是怎样的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的基本结构与程式是一致的，就民俗信仰研究的情况看，如果稍稍深入到不同区域的民众生活，就会发现这种超地方化的事象和结论完全是靠不住的。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不同区域的亚文化彼此之间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然而各地的王母娘娘信仰事象的雷同显然不是偶然的，明显的类型化和一致性明示着它们之间除了共同的传承源头外还有某种程度的其他关连。那么，现当代中国的王母娘娘信仰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具体到某一地区的王母娘娘信仰或民间信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泾川王母宫是国内王母娘娘信仰的圣地之一，历史久远，影响远及海外。笔者于1999年10月17~22日利用参加西王母神话民俗文化海内外学术研讨会之际，做过初步访谈。后又于2001年4月专程赴泾川县王母宫山的“三月二十庙会”进行了田野作业。^①

二、对泾川王母宫的历史记载

王母宫在甘肃省平凉地区泾川县的王母宫山上。山又名回山，古称回中山，至今民间犹有此种叫法。此山坐落于县城西的汭河与泾河中间，高耸入云。王母宫冠山巅而建，增加了至高至大、庄严

神圣的宗教气氛。王母宫是当地人引以为豪的最大的人文景观，登之则能俯览泾川县城全景和两河流域。

根据地方志的记录，泾川县王母宫的历史至少已有 1 000 多年。清乾隆年间刻印的《泾州志》就收录了北宋太宗时刑部尚书陶谷于开宝元年（968 年）三月撰写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②，说明北宋之前已有王母宫，宋初重修过。又根据《陇右金石录》中搜集的历代碑刻，在金、元、明各代都重修过王母宫。明代兵部尚书彭泽的《重修王母宫记》则说：“宫在泾原西五里回中山巅，祠所谓王母宫，盖古迹也。世传周穆王、汉武帝皆尝西游与王母会，故有是宫。”^③清代光绪七年（1881 年）《共成善果》册序更明确地写道：“王母宫建自西汉元封年间。”^④因而当地学者认为王母宫初建于汉武帝时。关于民间传说与地方文献记录的真实性，就《史记》等史料看，汉武帝的确多次西巡回中且与求仙相关，汉乐府诗就有《上之回》的曲名，唐诗中也有不少吟咏回山和王母的篇章，如胡曾《回中》：“武皇无路及昆丘，青鸟西沉陇树秋。欲问生前躬祀日，几烦龙驾到泾州。”至于明以来文人歌咏王母宫与西王母故事的诗文更是连篇累牍。上下层文化向来是在互动语境中运作的，这些文人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下层民众关于王母宫及其王母娘娘信仰的事实。

王母宫于同治三年（1864 年）毁于一旦，之后虽经地方文化精英们的多次策划复建，但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生活贫穷，终未能大兴土木，只是在 1928 年曾在山腰修建过王母大殿，但在 1958 年被当做破除迷信的对象拆毁。

就王母宫早期的民间信仰而言，完全的历史真实已不可能复现，只能借助于书面文本。上述《共成善果》册是当时为呼吁士民重建被战火尽毁的王母宫而设的，由地方官员支持并写下了号召性

的序言。其中说到之前王母宫的信仰情景：自王母宫建立后，“历代修葺，灵气攸钟，凡有祷祀，无不感应。每岁三月间，远近朝山进香者，不知其几千百人。”说明在这之前的王母宫在每年三月有隆重的大型庙会。《共成善果》中还留下了一幅清代王母宫建筑的原貌图，对了解历史上的王母宫十分可贵。图中显示当时王母宫颇为宏大壮观。不难看出，如果没有浓郁的民间信仰基础，是不可能如此宏伟的建筑的。

王母宫的建筑几度兴废，但古老的信仰活动却年复一年地传承到了20世纪50年代。当地老一辈人提起这个话题时不无自豪地说，1942年3月，日本人轰炸兰州，飞机来回经过泾川县，王母宫山上大家照样过庙会；1949年快要解放了，马步芳的部队驻扎在王母宫山下，天天枪炮声乱响，闹得人心惶惶，但庙会还是热热闹闹地不受影响。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在国家强大的政治运动压力下，集体性的民间信仰活动戛然而止。直到70年代后期，民间自发的一些信仰活动才得到恢复。1994年农历三月，西王母大殿等一部分建筑落成，在官方的支持下，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大型庙会隆重举行，据说那年三月二十日这天来进香的游客多达十几万。之后便年年有庙会。

三、王母宫庙会现状与兴盛原因

现在的王母宫是1992年后陆续建成的，规模虽不及清代的建筑面积，但高大雄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有西王母大殿、东王公大殿、南北配殿及正门等，宫外还有回屋、牌坊、天梯等。两座大殿分别供奉西王母和东王公，配殿供奉三皇五帝、周穆王、汉武帝，天梯是由山下直通王母宫的431级台阶，另外还有通过山门曲

折而上的车道，汽车可直达山顶。以上是新建和重建的。山下的“回屋”也是民众虔诚礼拜之处。此外，山上还有天池、瑶池、子孙宫等自然景观和人文建筑。天池在王母宫后边山上，被认为是王母娘娘洗澡的地方。瑶池和子孙宫在王母宫南边半山腰，前者有清泉，后者供奉三霄娘娘，是人们求子之所。

回屋右边还有一处西王母石窟，实际是开凿于北魏时期的佛教洞窟，本来与王母信仰无关，但现在民间也视同跟王母娘娘有关的神灵物予以崇拜。

王母宫在春季的庙会会期是在农历三月二十日，据说这是宋代时王母宫重建竣工的日子，因喜庆而延续为庙会。当然当地也有三月二十日是王母娘娘诞辰所以举行庙会庆贺的说法。另外，七月十八日也有庙会，因为在道教神祇的诞辰表上，这天才是王母娘娘的生日。也就是说，每年三月二十日、七月十八日都在王母宫举行群众祭祀活动。其中三月二十日的庙会规模大、香客多，影响也广泛，一般要进行三天。特别是二十日这天，从凌晨到傍晚，王母宫内外、山上山下都热闹异常，进香和游玩的人络绎不绝。香客中大多是县城居民、工人、商人、一般干部、农民，偶尔还有外来的打工者、军人等。除了泾川县本地人外，还有不少临近县如灵台、华亭、崇信、平凉、镇原、宁县以及山西省长武县的香客，个别也有来自兰州、银川、咸阳、西安、台湾的。

香火最盛的有三处：一是回屋，相传这里是王母娘娘降生之处，峭壁上有较原始的西王母兽形象，据说1992年台湾信徒黄雪香在拜谒时西王母曾现灵光，因而引发了台湾信众对王母宫的投资热，王母娘娘铜像前的焚香炉、金灯、花瓶等祭具就是台湾信众奉献的。加之上王母宫必先经过回屋，因此香客大多首先在此处烧香

祈祷，然后再攀登天梯上山。二是王母池，这是王母宫山的主建筑，也是庙会的主题场所，信徒们主要在西王母大殿拜王母娘娘，再在东王公大殿拜东王公，许多民众认为东王公就是玉皇大帝。再次是拜配殿的诸神像。三是子孙宫，一般是求子求婚姻的香客在这里许愿祈求和还愿答谢，地方虽仅三楹小殿，但香客众多，还愿者不仅献上锦被面、绣旗、绣袍等，还要鸣放鞭炮，气氛热烈。

从调查看，形成这种规模场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是民众传统信仰的行为惯制。民间普遍认为王母宫庙会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他们的老祖先们一代代都是在农历三月二十日给王母娘娘去烧香，而老年人大多相信王母娘娘保佑了他们的祖祖辈辈并且还将继续保佑他们。他们如果不遵循这样的传统，既违背了祖先的老规矩，又失敬于王母娘娘，就会遭到神灵的惩罚，所以必须要来给王母娘娘烧一炷香。我在香客队伍中看到中青年人陪伴乃至搀扶老人上山烧香的情景，陪伴搀扶者的回答往往是：“我妈妈要来，我们陪着来了。”“我是照顾父亲来的。”接受过现代教育的许多中青年人虽然对王母娘娘的信仰不那么虔诚或干脆不信，但在随大流从俗的思想支配下，也不得不来烧香讨个吉利平安。他们上王母宫的目的是半进香半游玩，焚香磕拜的神情也比较随便。个别谈恋爱的青年人虽然以乘机上山旅游的动机占较大比重，但在焚香磕拜时却很认真，以求得神灵对爱情的关照。另外，企业机关改革中失去了“铁饭碗”或分流到较差岗位的一些职工干部、连年考不上大学或即将考学的学生、商业场上的暴发者和倒霉蛋也是积极的香客。这部分人选择庙会的正日子来给王母娘娘上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天是先人们留下的敬神的日子，这天求神比平日要灵验。求子求婚姻的也是如此。